

# 优化教学结构设计诱发学生自主学习与深度学习 ——大学英语口语混合式教学的行动研究

■廖根福 邹晓萍

**摘要:**采取行动研究法,以大学英语口语课为例,在两轮循环的计划、行动、观察、反思四步骤过程中,构建并实施基于口语MOOC学习平台和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两轮的教学实践表明:慕课结合翻转课堂可以构建新型的混合课堂,但新型课堂的优化需要融合“口语MOOC平台预习+测试”、“交互式讨论”、“多元化评价”等多元素。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口语教学对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刺激学生内化口语表达、培养主动学习与深度学习能力起到了推动作用,是一种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推广的方法。但同时研究也发现,在激发学生口语能力内化的过程中,学生学习能动性的差异会加剧成绩两极分化现象。因此,教师应当转变思维,优化教学设计,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诱发学生自主学习与深度学习。

**关键词:**口语教学;MOOC学习平台;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现代教育技术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2017年规划项目:“后MOOC”时期“SPOC+传统教学”的混合式英语教学模式研究(17YY09)。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9)10-0105-07

**作者简介:**廖根福,男,江西理工大学外语外贸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邹晓萍,女,江西理工大学外语外贸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赣州 341000)。

## 一、研究背景分析

随着大学英语改革的深入,近些年来,很多高校纷纷削减了大学英语授课课时,同时引入网络自主学习作为学习主体语言输入的重要组成成分,弥补课时不足。这种模式存在缺陷:课时压缩使得教师关注完成教学大纲内容而很难关注学习者的个别差异;教学内容、教学节奏由教师全权把控,从某种程度上禁锢了学生的积极性、学习力、创造力;课后自主学习效果不理想,部分学习主体网上下载答案,根本没有认真完成听力作业。此外,口语考试

主观性强,教师推行一对一的口语录音考试,评价单一,无法及时呈现学习者真实状况,数据分析结果不能客观反映学习效果,大学英语口语教学尤其遭受诸多质疑。

英语口语教学必须凸显学习者的主体学习地位,有限的课堂时间不够,原有的自主学习存在弊端,改革势在必行。混合式教学的出现给大学“象牙塔”教学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何克抗首次将混合式教学(blended learning)这一概念引入国内<sup>[1]</sup>。这种基于E-learning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引发了大学课程内容结构的全方位裂变。它的优势在于传统课堂与网络化教学的优势互补、在于

传统课堂与网络线上与线下进行混合,即通过“面对面教学”+“网络教学(E-learning)”实质提升课程教学效果<sup>[2]</sup>。

混合式教学作为一种新型生态课程,其网络教学基础是慕课,它秉承资源开放、共享知识理念,力推把最优质的教学资源散播到地球各个角落<sup>[3]</sup>。在互联网介入、移动设备高端发展的今天,技术平台、名师推送优质在线课程教学,慕课大数据处理平台可以及时跟进、更新学习者的学习轨迹,为个性化学习科学地进行私人定制。学生自主选择、自我调控、个性灵活化及按需学习成为可能<sup>[4]</sup>。但是慕课面临低完成、高辍学、运营成本耗费大与社会认可度低等深层次问题<sup>[5]</sup>,它不能作为混合式教学的主要手段,课堂教学仍是大学知识传播最主要途径,我们迫切需要新的课堂教学模式为混合式教学注入新的生命力。

作为异军突起的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是一种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将传统学习过程翻转过来的教学模式”<sup>[6]</sup>。通过课前预习、课堂知识点播内化吸收的核心思想,将碎片化知识点整合、同时优化教学内容及教学进程设计,近些年来翻转课堂一跃成为推动混合式教学在高校大范围铺开的有效路径,它能填补在线学习的非“在场”这一空缺,与基于慕课的混合式教学相得益彰,促进教与学的有机融合,张扬个性化的学习。

本研究旨在以英语口语课程为例,采取行动研究的方式,探讨口语MOOC学习平台与翻转课堂结合,构建混合式教学模式。行动研究是一种教育研究模式,融教育理论与实践于一体<sup>[7]</sup>。行动研究的核心理念强调研究过程的参与度,慕课制作者、教师、学生都是在这种融合学习模式中的重要角色,是研究过程的重要对象。研究目的旨在培养国际化人才,为“行动(教学实际工作)”而研究、研究主体为“实践者(教师)”所主导、研究过程则在于“用行动(教学实践)”指导学生的学习活动<sup>[8]</sup>,使学习者适应新形势下全新的教学模式体验并在使用教育技术的过程中汲取知识,切实提高英语口语实践能力。

## 二、研究设计

### (一)实验对象与教学理念

本研究的实验对象为江西某高校2016级选修了大学英语口语课程的269名大二学生,以“大学英语口语课程”为研究目标,翻转课堂教学活动辅以慕课课程学习为学习手段。

### (二)研究方法 with 目标

本文基于勒温(K. Lewin)的行动研究操作的基本架构<sup>[9]</sup>,通过“计划、行动、观察、反思”四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发展圈,一方面充分利用慕课优势,优化大学英语口语课堂教学结构,另一方面旨在构建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本研究立足大学英语口语课堂,进行相关实践探索,并不断进行改进与反思,以探索慕课在高校持续发展的有效模式。

### (三)研究计划与步骤

大学英语口语课程的主教材《交际英语口语教程》涉及主题较多,针对教材中访学、留学、游学学生生活中的15个场景,本研究设计了两轮教学行动研究,具体进度如下:①“交际英语口语教程”的慕课开发,为避免慕课学习的高辍学率,将慕课的人数限定至选学该门课程的学生,探索慕课资源与传统课堂的融合,实践线上与线下混合式教学;②继续开展基于慕课的融合式教学模式实践,在翻转课堂解决学生慕课视频中难以解决的问题;探索慕课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有效性。本研究通过两轮“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迭代循环的教学实践,不断完善和优化研究方法。

## 三、第一轮行动研究

### (一)提出问题

根据在校大二学生的学习需求,《交际英语口语课程》被设定为该部分学生英语4必修课,旨在帮助学生脱离“哑巴英语”,掌握交际技能,更好地成

长为国际化人才。但是自开课以来,课程的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在学生的学习需求调查过程中,学生明确表示:当下开放的资源、发达的各种英语APP学习软件等现代化教育手段大量刺激和诱惑他们,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口语课堂十年如一日的传统模式——听读、跟读、模仿,这远远达不到他们对课堂的预期,他们纷纷表示仅凭单调的音频、枯燥的图片、过时的知识,无法吸引他们对于课程的兴趣。交际英语口语的改革势在必行,必须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开发优质精品课程、有条件开放教育资源,为创新教与学的方式提供资源支持,导向性提升学生学习行动力、创新力。

### (二)行动实施

拟定的计划应起步于解决问题的需要,本研究展开了将慕课融入课堂教学的第一轮行动研究,目标在于开发《交际英语口语》慕课,探索慕课与课堂教学融合的可行性。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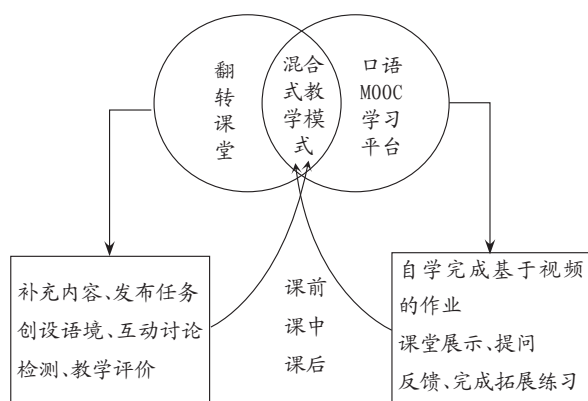


图1

同时,制订计划时要包容已知的制约因素、矛盾、条件,又要把可能未知的因素容纳进去<sup>[10]</sup>。在本轮行动开展前,首先介绍“大学英语口语课程”学习的目标与任务,使学生明确学习目的与要求,构建学习团队。任课教师首先组织安排各个班级根据学习者的兴趣自由搭配、教师微调的原则组建四个大方向的学习小组,分别为演讲组、文化组、戏剧组、音乐组。自荐或选拔出小组长,负责相关各项事宜。另外选拔出口语课程负责人,组织学生建QQ群、发布信息,并通过组织学习团队的组长将每次

口语任务落实到具体个人,督促学习者完成任务。

设计开发口语MOOC学习平台。从立体化的视角对《交际英语口语课程》的教材内容重构,打破教材只有文字和音频的模式,为构建“教师课堂教+学生慕课学”(即“线下+线上”)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做好铺垫。由具有丰富教学经验且教学能力突出的老师商定并执行口语MOOC学习平台的建设,慕课内容以“高质量输入为先,吸收消化为重,互动输出为主”为指导原则,力求真实、实用,让学生通过有效视听最大程度吸收语言和文化方面知识,改变学生阅读词汇与口语词汇严重失衡之局面,尽可能采用真实性、趣味性的视听和文字素材开发慕课微视频。慕课资源也可以通过QQ群的作业区免费向学生开放,且设定需要学生在线提交作业。微视频是课程内容的形式,课件可供下载;群讨论,群下载,群投票等形式定期展开专题讨论。

改变传统课堂的形式,实施翻转课堂。传统的口语课堂有统一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及趋同的教学模式,口语活动主要形式有导入讨论、示范、跟读、角色扮演等,教师主导课堂。翻转课堂与传统口语课堂相比,更为鲜活灵动,它可以创设更多课堂元素。教师提前一周发布学习计划和任务,要求学生完成慕课微视频的学习,对学生口语中存在的共同问题在课堂上予以讨论,师生之间交互性明显增多。课后教师观察学习者学习动态并通过QQ、微信线上答疑并根据截止时间定时检查学生的学习进度。此外,关于学习者的评价不仅要从线上参与度、贡献度进行考量,还需从主要翻转课堂模式下口语课堂学生活动力、参与度进行评测,同时将教师评价和生生互评等评价容纳其内。学生按进度完成口语MOOC学习平台设置自主学习,每个微视频为一个主题,学生的学习行为主要有基于视频自学完成的作业、合作分享、课堂展示、就慕课主题内容外的创新拓展讨论等,学生学完截图打卡,可获得学习过程积分,与进度要求不符的要扣分。另外,要求学生撰写自评报告(内容包括听力时间、答题正确率、口语任务完成率、在执行口语任务时的困境存在问题等)。学习者由被动接受知识变成带着



求解惑的心态而来,师生角色发生了微妙的改变。

### (三)方案实施的成效

为期8周的行动研究第一阶段告一段落时,我们通过学生的问卷调查和教师半结构访谈对该轮行动研究成效进行了一次评估。首轮设计并开发的交际英语口语课程慕课资源未来得及在学生需求调查的基础上展开,该研究在选修该课程的269个大学生中对于已开发的交际英语口语课程的微视频满意度展开了调查,结果见表1。

表1 交际英语口语课程的微视频满意度统计表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完全不满意
口语课程	人数	40	108	94	27
	%	15	40	35	10

通过当前口语慕课样例的满意程度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学生对线上学习即对现行开发出的口语慕课表现出较高的兴趣,这一效果从学习的点击率、下载率得到了验证,学生能动性和自主性有所提高。但是,仍有10%的学习者表示完全不满意开发的慕课,另外35%的学习者也表示对已开发的MOOC口语平台不满意,只有15%的学生非常满意,接近半数的学生(40%)则认为是基本满意。对于学生问卷中设计的开放性问题“您对于开发的MOOC口语平台满意/不满意的原因是什么?”,其原因基本可以归纳为:慕课资源导向性不足、口语内容枯燥,视频来源过时内容缺乏时效性,不能很好地服务于学习主体;基于慕课开展的学习行为不规范、执行力不够、学习热情没有完全被调动起来,开放的学习内容与学生预期有一定偏差。

在半结构的教师访谈过程中,91%的教师表示变革教学方式后,学生课堂积极性明显得到了提升,但是在口语交际中,学生在课堂口语展示的即兴表达、即兴演讲等活动中还是习惯性地炒现饭,习惯性地用小词(beautiful, delicious, big, interesting等);关于新学到的表达,只会机械生硬地从脑海里背诵,学生对于新知识的内化还有一定距离。同时,很多教师在慕课开发过程中遇到了困境,翻转课堂中不能很好地驾驭掌控课堂,但仍

然表示了坚持的勇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轮的行动研究未能有效实现慕课学习与课堂教学的融合,慕课与传统课堂的结合机遇和挑战并存。

### (四)方案实施的检视

我们对第一阶段的行动研究进行了总结和检视。《交际英语口语课程》的慕课开发是摸着石头过河,边开展教学边摸索,因此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微视频的设计与教学内容不是完全一致,故而在课堂教学融合方面会出现断层现象,微视频的设计以学生需求为导向,但是前期间卷调查中尚未精确到具体的点,故而在适用性、实用性方面偏颇;其二,在课堂授课时,教师依然是教室的主导,翻转得不彻底,课堂模式形式比较单一、互动性不足。与此相对,对学习过程的形成性评价较为单一,课堂教学与慕课相融合的操作过程尚缺乏有效设计路径。

另外,我们在检视的过程中制定了下一轮行动研究的改进策略:《交际英语口语课程》的微视频开发以学生需求为中心,利用QQ投票选择感兴趣的课题,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依据不同的知识点开发慕课。择定的口语课程主题应细化,如日常交际系列、学术用途系列、具体场景问题解决系列等。围绕不同的口语交际目的,慕课的设计、重点应不同:日常交际设计成“角色扮演”微视频;具体场景问题解决设计成“访谈式”;学术用途系列“TED演讲式”系列讲座,将图像、音频、视频混流设计成“录屏式”微课等。同时以签到打卡、学习时长、学习提问、任务作业等环节,将课堂教学和慕课学习进行混合设计,而这个过程中的形成性评价也是依据各个环节所赚积分评定。

## 四、第二轮行动研究

该轮行动研究是基于第一轮的研究反思,旨在进一步完善《交际英语口语课程》慕课的主要形式微视频,构建并实施基于慕课的大学英语口语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融入“口语MOOC平台预习+测试”“交互式讨论”“多元化评价”三位一体的混合式

模式构设,保证英语口语的有效输入和足量产出,助力英语有效学习及语言输出的内化。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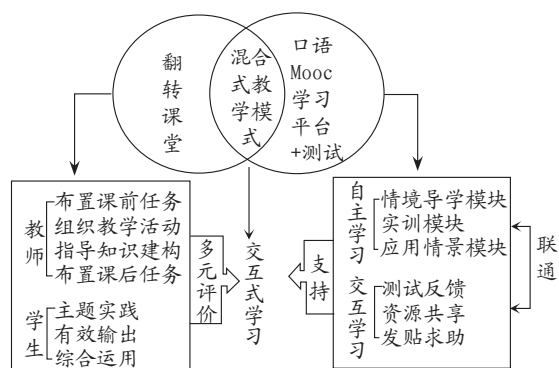


图2

### (一)针对问题提出假设

在第一轮行动研究中发现,学生虽然根据兴趣进行了分组,但在翻转课堂及口语慕课学习平台的学习过程中,未曾基于学生兴趣对小组成员进行细致的分工,也并未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指导,学生兴致缺失,学习目的和动机不足。假设口语MOOC学习平台对学生自主学习过程和效果监管不足,学生学习行为滞后,MOOC学习在翻转课堂之前的出场顺序往往变成了先翻转课堂再MOOC平台学习,翻转课堂与口语MOOC学习平台融合度不足。针对如上问题,集思广益,转化这些口语教学中的问题为针对问题形成的假设,且进行行动策略再设计。

### (二)行动方案再设计

混合式教学模式开展前,对选修该课的学生进行半结构访谈和问卷调查,循证学生对该慕课资源的兴趣和学习动机,构建慕课样例。系列慕课力求从学生学习兴趣和资源需求着手,且慕课主题在框架搭建、时间、风格上尽量统一。从学生视角对慕课微视频进行创新设计,根据交际口语主题的不同性质,系列微视频的开发不拘一格,如故事叙述型、访谈节目型、问题研讨型、录屏演示型等,且慕课微视频的构建模块化(情境导学模块+实训模块+应用情境任务模块),力求体现建构主义的认知原理。

口语MOOC学习平台完善:“由于多样化问题是诱发学习者主动学习与深度学习的有效抓手。因此,慕课设计的一条实用原则可以落脚于恰当地引

导学生合理地回答问题并作出解释。”<sup>[11]</sup>根据第二轮行动研究目标,本研究组织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师完善了《交际英语口语教程》慕课。口语视频教学特色要符合语言教学规律,注重语言要素的输入质量。同时,根据文秋芳的“输出驱动假设”,输出驱动不仅可以促进接受性语言知识的运用,而且可以激发学生新语言知识的欲望,输出比输入对外语学习的内驱力更大<sup>[12]</sup>。因而慕课微视频的模块化的设计应互为关联,逐层递进,为翻转课堂设计提供灵活选择和组合的条件。在学习需求的驱动下,对教程的主题内容进行调整、归类,如将课程内容分为情境导学模块(包括视频、音频、语言情境下的教学设计等)、实训模块(包括利用媒体技术完成仿真场景里的任务、利用音视频媒体技术等进行口语任务设计等自主学习)、应用模块(包括就话题主题进行多媒体课件制作、微课设计与制作、参与自主学习教学平台评价等);根据口语教程中不同主题的重点难点,对难以掌握的句式等进行微视频的设计与开发,并邀请学生不断测试并反馈,进而不断完善。如此经过不断往返循环的过程,最终完善《交际英语口语课程》慕课,以供学生课后反复观看。

翻转课堂教学活动设计:教师对线上小组协作分工应进行精细化设计,制定涉及课前、课中、课后的更加规范详尽的自主学习任务单<sup>[13]</sup>,实施翻转课堂的实质在于促进学生学习行为的知识内化,因此翻转课堂设计的系列活动应围绕催化“内化”行为而展开。首先,教师根据慕课类型,如故事叙述型、访谈节目型、问题研讨型、录屏演示型等不同的视频特点,将故事叙述任务定为情景剧或脱离脚本的即兴表演,使其尽可能展示鲜活英语;将问题研讨型拓延为组间辩论,刺激学生回忆及运用口语表达,教师观察学生口语行为、适时提供帮助、充当脚手架。通过展示、指引、刺激、回应等过程内化知识。其次,教师要根据不同学习者课堂展示的水平差异、弱点分散的不同处,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点评及策略辅导,定制个性化学习目标;学习任务的各种问题用多元化模式疏导解决,在交互式的教学

行为中,加深知识的内化理解。再次,各个慕课微视频都聚焦于不同主题,对应的语言技能操练的练习可以在课堂通过教师不同的训练方法,促进信息流和语言技能的转换。学习者根据线上与线下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反思,力求使英语学习做到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学后会用。最后,教师在行动研究的过程中采取形成性评价、多元评价(教师评价、师生评价、生生互评等),关注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及学习反馈,及时归纳总结,以达到个性化教学的预期。

融合式教学模式:在基于口语MOOC学习平台的翻转课堂教学实践中,交互活动模块是内核,无论是汲取知识、内化语言表达技能还是张扬个性化发展及提升自学能力等都离不开它。同时,交互活动不仅包括在口语MOOC学习平台中的交互式讨论模块、实时交互及留言讨论、生生互助协作深度交流,还包括了基于各类交互工具如微博、QQ群、微信公众号、论坛等的互通有无,教师可以根据学习者在不同交互环境中的学习行为及时指导和实时评价。

### (三)行动研究实施反馈

在基于慕课的融合式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中,本研究再次设计了问卷观察学生和教师对该模式的适应性和影响度并比较两轮实践后学生利用慕课口语能力的变化。问卷调查显示81%的学生认为新的模式尤其是慕课类型的改进和设计有助于激发学习动机,细致错落的分工使得内容不重复单调,在课堂讨论时能吸纳更多的信息,拓展了视野、刺激了英语学习兴趣;90%的学生认为慕课内容模块化的设计有利于帮助他们明确重要语言点、操练句型表达,较快解决了第一轮行动研究中自主学习口语MOOC平台内容时抓不住学习重点、耗时耗力、学习效率低下的窘境;84%的学生认为慕课微视频具有再利用性的特征,共享给学生比传统课堂笔记更有利于温故知新;79%的学生认为真正体验了混合式课堂教学,学习分工有助于集思广益、翻转课堂提升了口语表达;75%的学生认为口语课堂变成了以他们为主的课堂。只有5%的学生因来自偏远地区、过往接受新技术机会少、处理能力慢,他们表示难以适应混合式教学模式。此外,口语MOOC平台

评价体系以多元评价、多板块形成性评价、诊断性评价为主,终结性评价为辅,由大数据分析生成的同步、异步反馈,客观呈现学习者可视化的学习数据、立体化记录学习过程。学生对这些数据有较高的认可度。因此可以说基于口语MOOC平台的翻转课堂模式对他们的学习效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对任课教师设定的问卷调查也发现:85%的教师认为新模式对学生学习能动性要求较高,而自控能力差、懒散的学生,很难按照混合式课程的流程(“口语MOOC平台预习+测试”“交互式讨论”“多元化评价”)进行学习;91%的教师认为混合式课堂是一种跨时空的运作方式,特别是对口语课这种耗时高、成效低的传统课堂而言,无疑是注入了新的活力,新的模式能有效帮助大部分学生完成有效口语的输入与产出。95%的教师表示在口语教学过程中,融合式教学模式优于传统教学模式。

### (四)行动研究效果评估

在本轮实践中,慕课微视频的质量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的明细分工也直接关乎学生与教师的交互式活动的参与度。在此轮的口语实践过程中,学生将获取线上口语知识的环节贯彻得较好,这成为支撑翻转课堂的前提,学生在混合式课堂表现出的学习积极性较高,其主动学习和深度学习意识明显加强,口语交流有了实质的进展,没有流于形式和炒现饭。师生在新的模式中磨合得较好。

但是,伴随新的教学模式出现的一个现象是学习成绩两极分化现象更为明显。对于部分不具备基本信息技术操作能力的学生,他们有抵抗性情绪,影响了外在动机内化的心理机制,导致成绩滑坡,甚至厌学。为此,教师应灵活调整教学形式,顾及学生对新环境的适应性,多加关注那些不适应的群体,争取大幅度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 五、结束语

新形势下混合课堂的基本价值取向是融合现代高新教育信息技术、对优秀的MOOCs资源进行设



计和再设计,并对传统教学流程大刀阔斧地改革或重组。创新新型混合式大学英语外语课堂是未来大学英语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是一项与时俱进的工作。本研究以勒温(K. Lewin)的行动研究四步骤——计划、行动、观察、反思指导了二轮口语MOOC平台与翻转课堂融合研究,旨在探索混合式课堂在大学英语教育创新发展的途径,帮助新形势下教师转变思维、更好编排教学设计,使其更具有指导性与实效性,从而更深入地发掘教与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翻转课堂借力慕课、慕课反哺课堂教学提供经验借鉴,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诱发学生主动学习与深度学习。

参考文献

[1] 何克抗. 从 Blending Learning 看教育技术理论的新发展(上)[J]. 电化教育研究, 2004, (3):1-6.  
 [2] 田富鹏, 焦道利. 信息化环境下高校混合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索[J]. 电化教育研究, 2005, (4):63-65.  
 [3][11] 贺斌, 曹阳. SPOC: 基于 MOOC 的教学流程创新[J]. 中国

电化教育, 2015, (3):22-29.  
 [4] 邹景平. 翻转课堂的起源与成功[J]. 中国远程教育, 2012, (14):81-82.  
 [5] 李彦敏. 慕课与课堂教学融合的行动研究——以高校“现代教育技术”公共课为例[J]. 现代教育技术, 2017, (9):93-99.  
 [6] 刘小梅. 新型混合式大学英语听说教学模式的探究——以北京化工大学为例[J]. 现代教育技术, 2016, (11):100-105.  
 [7] 秦枫, 洪卫, 郎曼. 基于问题的教学模式在英语口语教学中的行动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13, (7): 70-75.  
 [8] 张屹, 周平红. 教育技术研究方法(第二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173-176.  
 [9] 行动研究的理念、操作程序、基本环节与模式[EB/OL]. <http://www.etc.edu.cn/ko/c43ecf2f125a4c40a87a439fa1da8f2a>.  
 [10] 支永碧. 从“行动研究”到“行动教育”——英语教师教育和课堂改革的范式创新[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8, (9): 28-33.  
 [12] 文秋芳. 输出驱动假设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思考与建议[J]. 外语界, 2013, (6):14-22.  
 [13] 胡小勇, 张瑞芳, 冯智慧. 翻课堂中的问题导学策略研究[J]. 中国电化教育, 2016, (7):93-98.

责任编辑: 肖第都

(上接第 70 页)

执行的难度更大。需要深度把握互联网传播的特征,从优化政策、团队建设、识别网络阻力、引导互联网传播、重视评估反馈这五个方面进行教育政策的优化和执行。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做好 2016 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通知[EB/OL]. [http://www.moe.edu.cn/srcsite/A03/s180/s3011/201605/t20160504\\_241872.html](http://www.moe.edu.cn/srcsite/A03/s180/s3011/201605/t20160504_241872.html), 2016-06-20.  
 [2] 琚四化. 教育机会均等下的我国高考招生的地区差异[J]. 青年研究, 2005, (1):30-35+41.  
 [3] 褚宏启, 杨海燕. 教育公平的原则及其政策含义[J]. 教育研究, 2008, (1):10-16.  
 [4] 钟秉林, 王新风. 我国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变迁与理性选择

——基于 40 年高考招生政策文本分析的视角[J]. 教育研究, 2017, 38 (10):12-20.  
 [5] J. H. (2008). Performance technology skills in business: implications for preparation.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Quarterly, 8(4), 75-88.  
 [6] 于文浩. 绩效改进在组织实施中的成败关键: 变革管理[J]. 现代教育技术, 2008, 18(9):15-18.  
 [7] 吴峰. 职业院校开展企业培训的绩效分析与改进路径[J]. 教育研究, 2016, 37(01):70-76.  
 [8] 腾讯网. 中国人高考态度调查报告[EB/OL]. <http://news.qq.com/cross/20160606/2b04WD4l.html#0>, 2016-06-21.  
 [9] 钟秉林. 深化综合改革, 应对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新挑战[J]. 教育研究, 2015, 36(03):4-9.

责任编辑: 肖第都